塵餘

塵餘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輯

閩福安民章達道蚤卒無子其妻陳氏時時招僧一清作佛事清疑其悅已一日負經篋至家見無人突入室中擁之陳大呼不從僧即拔刀斷其首藏經篋中獨坐堂上若為不知者俄而小婢入見陳被殺驚叫達道兄達德聞之亟入尋賊不得僧神色不動徐徐負篋出故人無疑者陳兄訟於官以為達德殺之不勝拷掠自誣

服逼令求首達德女王姬痛笞寃又恐斃杖下即自殺令毋以首至官獄成矣適直指曾珮行部至心疑之命取首視之曰非也陳氏被殺九閱月矣其首何不臭腐而鮮若此窮詰所以具得始末爲之惻然即釋達德而問之曰嘗被殺時有何人在堂曰只有僧一清耳曾曰是矣擒之一訊而伏取首在三寶殿後枯樹中遂置大辟而爲二氏建節孝之祠

萬曆丙申秋滇中丞陳公用賓夫人乂患羸疾

困牀蓐經歲一夕疾革冥然不知人越二日復
蘇問所以曰入冥中過閻羅王所至第五王最
威靈且新任事體倥偬諸児皆不得過故暫還
耳問王爲誰曰卽君同年趙用賢也時趙在姑
蘇相距萬里未知其死陳公甚駭因焚香祝曰
若是趙年兄者幸憫吾妻相爲周恤毋令溷諸
児籍中有頃夫人復甦翌日又甦喜曰趙君已
相眄矣過堂下時慰勞曰此陳夫人耶令吏卒
好待之因初政不甚拘録故來報君耳言訖遂

沒越數月始得趙公卜耗其亡之日乃夫人疾革之前一日也

淞江民郭某者家素貧夫婦力作積鏹未嘗滿十緡一日積及其數鎔爲四餅以絳繩繫其腰埋舍後過月餘夫婦俱夢白衣朱腰人來辭曰將往三十保王某家矣翌日發視之已無有遂訪至三十保王家者其主王富翁也郭具告之故王曰信然留郭爲設食郭憤懣不能咽王憐之密以前銀置米團中臨行以四團授之曰君不

食恐途中餒不者歸以飼兒女郭出里許逢賣
餳者郭以團易餳賣餳者行至王門適王稱子
從內出隨以團餉之復持至王所王見驚歎具
問始得所以郭不逾時夫婦俱凍餒死
嘉靖初鎮江民陳公者夫婦以捕魚為生一夕
夢水中有人從巳覓食翌日飯次輒投少物水
中自是率以為常數年餘凡所向捕魚輒大獲
一日夢兒來謝曰我年來蒙君之惠至矣君每
日所得魚皆我力也我今數已滿當托生姑蘇

閶門劉指揮家爲兒君他日幸相訪此處魚稀生活不可久也旦日漁果無獲遂漸貧落逾年妻復死陳貧甚行乞忽憶兒語徑入姑蘇閶門訪所謂劉指揮者知其生子已二歲矣兒自生時啼哭不休萬方治不愈陳乞於其門累日不去忽見青衣抱兒出逆見陳即嬉笑陳以手接之調戲如熟識者劉氏一宅驚異指揮詰問具得其狀遂館陳於室贍之終身兒至二十餘歲父死襲職陳與偕行至鎮江而病兒亦病旬日

不得前兒頗驚懼陳始爲道始末兒歎曰吾所
以報君者尚未至耳亟爲買地葬陳妻翌日而
陳亦死遂合葬焉至今有祠在鎭江
莆中陳祖堯嘉靖時人爲諸生讀書大田縣中
齋鄰僧寺不時往遊旁窺禪堂數椽甚餙而扃
鑰頗固詰之曰是室多祟前後借宿者多爲所
害骨肉無餘故謹閉之耳問有知怪狀者乎曰
見之但極長怖人即死耳陳曰試啟之我今夜
當處其中僧衆極口諫止陳笑曰毋苦也苐爲

我具几案數十皆令疊之過簷而止是夜危坐庭中漏下二刻月明如晝怪欻然出自西北廡下初可三尺許蹒跚至人前輒漸長大陳亟登几上怪復長又登一几比至簷際恠不能復長陳即以筆蘸雄黃大書其面曰陳恠應手縮小復故形而藏陳知無他穩卧達旦僧衆凌晨啟戶喜其無恙競來扣問陳具道所以亟令於西北隅蹤跡之得一巨鼓面有陳字舁出碎之有血流出積骨滿其中寺僧大駭焚而棄之從此

祟絶陳後舉戊辰進士官至觀察

萬厯初永福縣民王某者以販猪爲業腰下藏金十餘兩且入城爲一悪少子窺見佯爲同伴過湯泉誘與共浴乘其裸體席捲而遁王旣無衣羞赧不得出竄入民舍旁牛室中蹲伏忍饑以俟夜天且暮矣主人婦葉氏驅牛入宿至欄輙逸婦疑之令僕往視見有倮而伏者以爲盜將執之王具道被盜之由并丐一衣蔽體婦憫焉歸家取衣襦二事畀之感謝而去葉夫張某

適他往數日始歸隣人有挑婦不得者知其事
譊之於夫曰爾婦昨日與某人私且脫衣衣之
矣夫歸詰衣不見果大詬欲逐之婦無以自明
遂縊死婦家訟張無故殺其女官捕張急張驚
懼亦自盡縣官取二屍相視之次皎日中天雷
霆忽起擊一人立屍側萬衆驚疑不知其故王
既得脫心德婦甚適以是日携牛酪果餌并故
衣往謝道經其地具問所以大驚詫曰向日借
衣之人乃我也我以被盜故得娘子賜衣蔽形

而歸令政踵門報德乃竟以我故隕其軀耶號慟而白之官鞫問之次回視屍側死人又大驚曰此正誘我浴而奪我者也搜其身畔銀尚無恙始知上天以此示罰王太息曰我素貧賤偶有餘積慢藏誨盜以致三人死於非命罪業大矣何以生爲遂觸石死

萬曆己亥宣城民民張子成往天竺進香其妻李氏欲偕行而無資有一圈豕鬻之於屠鄭四得白金一兩許置几上偶入内鄭瞷無人攫之以

去比李氏不見金憤極翌日夫行遽以是夕捘
繯氣絶入棺之時但覺雷電晦冥圍繞棺側食
頃而散家人以爲偶然不之異也張既至天竺
遇其妻先在焉驚問之曰自君行後妾念殊不
已日夕跋涉欻然而至如夢中來亦不知所以
至也張且喜且疑比畢事還家兒女出迎見之
大駭曰吾母死且殯矣安得見物憑之張再三
詰妻猶彷彿記自縊時事以後毫不憶也諸子
猶不信偕往殯宮發棺驗之則死者爲鄭屠葢

駭恐走問鄭家鄭妻云前月偶出門雷電中失去至今杳無蹤跡萬方尋覓不可得往棺中視良是也而所盜金尚在腰間一時喧傳以爲奇事

閩白田鄭某者以捕蟶爲業一夕四鼓有人扣門要與偕往販蟶鄭即與同行天色闇黑星月無光其人所與談者皆鬼神怪異之事鄭唯唯而已途中歷数橋皆言其下有鬼鄭殊不信最後過一短橋水繞過腰其人復言此處有鬼最

厲能害人鄭大咲曰我行此路有年矣況水淺可揭即有鬼吾何畏焉言之數四其人作色曰我即鬼也即從橋上拽之入水鄭窘急以擔子在水中格鬬久之鬼變爲三四鄭幾不支適野雞亂鳴聞有人行聲鬼入水鄭得脫
嘉靖壬戌倭破莆陽城內外骸骨枕藉有林逸者被創甚僵積屍中夜深月黑陰風習習吹人毛豎逬見雙炬呵殿而來林以爲寇佯死不動有頃至前一人銀甲絳幘狀如軍將立馬熟視

一吏持簿按名傳呼死屍皆起應之次至林軍
將熟視曰此生人何得在此命檢簿良久曰此
楊子江水府中人非吾所轄也閱屍畢復傳呼
而去林得脫歸家自是杜門不敢渡水者十餘
年癸酉秋林姊赴其夫任欲令林護送至鎮江
林苦辭不可且告以所見姊哂之曰妄耳何爲
自苦且官舫中數百人弟但穩卧其中鬼能攝
爾耶林不得已強行至廣陵夜有人呼之者夢
中開牕出應久而不返姊亟遣人視之則墜水

中死矣

隆慶間福渡尾民鄭肖山家素業儒一日忽有神降其家年少姣好自名曰白面童子笑語形見飲食應酬與人無異但出入居處不恒耳所用財帛充仞滿室凡空器中及地下墻隙發之即是鄭一日乘其出竊三十金以市物皆精金也神亦不爲禍福居半載忽辭去逾数日鄭檢已笥中失銀器數事計之政三十金云

嘉靖末莆人鄭忠者以富陵轢其鄉鄉人多怨

之鄰民陳某嘗以稱貸爲其逼償至鬻數歲女
憤恨尤極一夜挾炬以往欲火其居鄰鋪民鄭
四素與陳善夜坐鋪中聞陳語聲客出視之見
一人持炬倀倀獨行而無其首鄭大驚不敢言
坐以俟之陳至忠所火數處皆不燃心悔悟曰
彼實縱橫其妻孥何罪而令併命煨燼乎遂棄
炬還復過鄭四之門則形容復故鄭心知有異
翌日扣以夜來所往初猶諱拒再三詰問始告
以故鄭亦語以所見如此相與驚歎久之兩人

遂各持齋行善終身不輟
閩縣吳夢壁爲藩司掾住公廨中萬曆丁酉春
家忽有怪但聞言動不見形容有一小婢見之
長可三尺許狀貌猥瑣趨走如奴僕自名曰寶
貝呼之即應亦與諸奴共食時供使令掃地碓
米無不應命家奴他出則歛米及魚肉等項至
甕下呼寶貝付之至期飲食皆備且精潔也吳
妻疾呼令按摩但見被上如人手運動甚暢潜
以手掩之但如叢毛耳自是疑其爲狐怪言我

非狐乃前者某官人家僮爲主捶斃埋後園中
寃無所附故來依君圖免凍餒耳吳曰然則我
當發汝瘞重殯歛汝然汝何以爲志鬼曰我當
累石表之翌日視園中東南隅果有石累四五
者掘之入地丈許不得也家有工役人羣坐鬼
輙伏案下數其生平隱伏陰事一一如見工皆
髮豎股栗撤不敢動然好竊飲食衣物隨吳家
奴出市過交易客鮮槖輙竊其金客與奴大詬
窮搜其身無所見竟不知其故也家中會客客

未舉鋤鍱時時失去吳亦稍厭苦之訴之監司徐公即登徐曰邪不勝正朱書脩身爲本四大字令帖中堂見見之拍手揶揄且出穢語徐公大怍嘗言爲所親娶婦遠出十許日始還以鞋布等物贈送家人皆世間物也賜七八載至甲辰秋始辭去

餘干李公順爲湖州守先守有卒於官者久而爲厲前後太守率避中堂不敢居然無如之何李至處之不疑居數日怪輙出李有所見亟命

洒掃一室四圍封護極密止留一戶出入乃盛具筵室中招之是日李盛服具賓主禮望空酬對揖讓就坐對飲久之李忽出戶即隨手反扃以泥塗隙處而以太守印章封之數重嚴戒家人不得開自此終李之世怪不復出

正德間黃州師巫甯均者初無道術一日閒步飛袞崖上見一鼠赤色盤旋道上逐之走入地中甯掘其下五尺許得銅印一其文皆古篆不可別後有識者曰扶蠻王印甯惟之試用符呪

上便能驅役神兕呼喚風雷後數年失手墜地
損其柄以後用之不復驗矣
成化間永州寧遠縣民家婦方娩妊忽有一物
自天際轟然投産室中伏床下高尺有五藍色
鷹嘴龍爪而兩膊下有肉翅如蝙蝠狀天地晦
冥風雨不止闔室驚駭以問巫巫曰此雷神也
適下擊物見穢惡不能起乃爲設醮清淨亦不
能去遠近聚觀者數千人或教以斷新傘藉之
仍疊十餘几閣其上日爲清穢數次越三日後

大雨雹物乃飛去其家亦無禍福

李光學楚武陵人為興化太守庭前有鵲巢三雛二者飛去其一折翼仆地光學命以藥傅之朝夕哺飼月餘能飛始放去年餘光學忽病危急思生魚時盛寒不可得忽有鵲啣一鯿置於庭食之病即愈

正德己卯七月施州龍馬村有柿樹大數十圍為風雨所拔仆道中已三年矣一夜忽有聲如雷比旦居民驚走往視則仆樹自起如故植者

逾月枝葉繁盛

萬曆癸酉春福州河東民李某者一女方笄所居閣子臨市對牕一槐樹扶踈可愛女日夕憑窓凝眺積年餘忽有綠衣少年入閣與女寢處父毋覺之疑爲山魈時渡尾民鄭福者業以傀儡襍劇賽山魈但塲中戲少一齣則祟必大詬擊樂人以此爲驗至是李往求鄭鄭至李所設戲之次第減二齣怪不之覺鄭攘臂大呼曰此非山魈神必小鬼耳率衆持刀挺格逐女見綠

衣者窘急走至槐樹下而滅遂伐其樹中有血流薪而焚之臭聞數十里女自是平復

閩侯官林應鑣子發芳字以嘉以萬曆戊子生幼甚聰慧不飲酒茹葷至乙巳春年十八偶過大中寺忽見左右儀衛甚盛迎謁道左心怖不敢言是夜復夢被冠服如王者二舍人拜請涖任前後呵殿警蹕森列四十八對已坐肩輿至一大第宮殿巋然升座受謁環向執事趨走拜伏及内外聚觀可千萬人既寤汗流洽被以語

父母室人皆憂之不二日卽病病中常見給舍
及道服羽衣者服事朝夕至冬病篤巫藥萬計
不愈一夕夢道冠者啟曰王疾非得仙塔林某
醫治不可覺語其父林庸妄人也父持不從次
夕復夢乃強延之而林於先夕亦夢戴道冠者
以飛芳命來迎遂投藥一匕而瞑然大漸父泣
問之對曰兒奉玉帝勑旨授龍嶺左王職離城
南四十里廟前大樹三株龍文石碑一座地方
里正則有陳珊王廷濡潛二李一葦今法駕具

備期以十一月三日子時涖任矣至期果卒其父遣人尋覓至龍嶺見廟宇碑石里正姓名皆同廟像甚新酷肖其子詢其里人云戊子歲陳珊發心刻尊王像衆以其面長額廣棄之左側十八載矣前數夜夢傳報某日十八歲王到任衆咸駭異遂奉廢像新之香火祭賽逾於曩時乃知病中所見及請醫者皆鬼使促之也應鏕今尚在口說其概如此

萬曆己卯閩縣林志尹有僕名順童年二十許

一日往市歸家侵夜過劍池邊星月無光微雨瑟瑟忽有一人携燈燈色青暗就傘偕行良久語僕曰聞此地有鬼無頷頦鄉寧遇之耶僕咲曰吾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達通衢其人曰汝試視我面視之即無頦者也僕大恐走歸家踰月便墜水死

萬曆甲辰莆金橋民陳中者夜出户月中見一女子姿容絕代倀倀獨行陳心悅之潛尾其後女子回盼微咲稍有眷戀陳愈不捨五里許至

熙寧橋下小宅甚整留陳止宿綢繆歡合忽聞雞鳴女曰郎可歸矣陳猶戀戀天色微曙女促出戶行十數步回顧宿處乃草間荒塚耳既歸口鼻皆泥精神恍惚人謂中惡競以湯藥救之數日漸覺皮肉微癢起栗半載以上遂成癩疾時為人言其故有識者曰此塚林氏女曾以癩死者也

萬曆壬辰冬莆生陳百順游宗振同客姑蘇游登虎丘歸陳已抵戶寢矣詰旦日高而戶不啟

排闥視之已僵牀上第心微溫守之翌日乃甦云伏枕片時見二青衣呼去所經道塗泜泜一線兩旁池水如血十餘里至公門宮殿巍峩門下攣者桎者纍纍相屬有二婦人皆向所私者也哭謂陳曰生爲汝玷死爲汝累今日臺證恐難寬假陳始知死家奉大士甚虔至是但默禱求佑而已頃之王升殿二青衣引至階下鞫諸囚畢次及陳一判官持簿在旁閱之颺言曰汝在世惡事十有二皆姦淫婦女事其一爲盜人

湖筆十矢事陳抗對曰少年不謹彼此野合亦人常情至於盜筆十矢爲賊微矣罪豈至死王曰鬻筆者兩人爲夥一人出貨爲汝所竊致彼兩人爭毆不明貨者投水而死實汝致之汝罪大矣陳始款伏忽見一女使空中下持書與王王起迎覽書訖復命判官檢陳善簿善有八事王謂陳曰汝善少過多本不合生適白衣大士有書道汝善事毋又虔誠奉佛憐汝尚未有子量延二紀前二青衣復送出門如蹶而寤有頃

平復逾二年果得子陳尚無恙

林岳圖字爵夫莆庠生也能文嗜酒萬曆壬寅冬入鯉湖祈夢與友人飲五漈中友醉歸林亦醉卧草間詰朝忽失所在萬方尋覓杳無踪跡越兩晝夜夜半從山巔下扣友戶友驚問狀曰予日從九仙拍浮酒池中詢以生平升沉一無所答但咲而飲耳告歸有燈燭萬行送至洞口比明視所經之途則紅葉塞逕不可復識自後飲益雄至十餘石不醉

蔡其泰莆奉谷里人也倜儻好施于客湖海十餘年歸見里中古廟傾頹神像摧毀觧槖中三十金爲倡不月而廟像一新無何與族人因事忿争族人恚甚陽爲和觧置酒使少婦行觥強之大醉欲殺之恐有跡集家人槌擊百餘焚其鬚鬢以板縛而投諸海堧俟潮至則漂之夜半有二人擊泰門語其僕曰汝主爲人擊死海濵速拯之僕驚異以告泰妻同至海堧則雪浪拍天屹若山立有金冠鐵甲神二十餘輩爲闌潮

頭就視泰屍偃淺沙上觧捄舁歸三日方甦及
妻孥述所見宛然廟中像也
萬曆甲午夏莆民陳應松者販木於廣業山中
暑甚浴於溪路旁民窺其槖有重裝跡而攫之
匿林間陳倮體不可行徑投一民家即盜舍也
盜婦見人走入室陳取架上晒衣蔽體盜還望
見亟歸擒之大呼以爲姦其婦鄰里共縛送官
官擯婦婦慙恚即自經死陳無以自明適林間
有樵者見其狀甚悉力爲白於官官訊盜具伏

論爲城曰

嘉靖二十七年滇中昆陽州訓導任鉞家養蠶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書法端楷昭然可辨遠近駭異傳觀公私醮告祈禳至秋滇池汎溢蕩析州中民居十餘所男婦溺死者不可勝計

何宗魯蜀酆都人知浪穹縣剛决有能聲而性戾不能事上官太守于璠惡之文致其罪繫之

獄禁飲食餓死明年于入覲行逆旅逆旅主人洒掃備辦事事精潔于怪問之曰有浪穹何知縣先來令預潔館舍以待耳于益怪頃之如廁欻有所見仆地不能言而死先是何死家中未知忽聞何語音歷歷曰吾爲于太守非理枉殺已奏於帝許吾復讐但時未至故暫歸家汝可設位以時上食仍處分家事兼卜休咎一日其壻禱曰欲於其處買猪苦乏人牽奈何曰汝第去猪當隨來不須人也壻如言往猪至半路而

逸壻歸泣以告何笑曰汝午飯不獻我餓甚故
牽豬別去耳汝往彼處設飯豬當復還果如言
得豬一日日報讐時至吾今去矣數日又來曰
吾仇已報上帝以我剛直封爲某處城隍與汝
永別自是遂絶
楊榮大理人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忽盥洗
於水中照見巳頭上有一樹宛如其先塋樹狀
以告同列同列曰盍伐之寄書與家人伐之榮
遂卒於京邸

趙州白崖有屠子王一婦人家買豬婦人得銀三兩置案上屠竊匿之因語婦可相從吾還爾金婦懼夫責不得已從之畢事而屠竟去不顧婦慙恚自縊死夫歸不知其故殮棺往葬爲雷雨所阻明晨出門忽見婦立門外夫㤼問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何以至此也夫乃偕與往視棺則棺空無人而旁有死屠跪焉手捧一物乃前銀也始知屠子爲雷擊死

永平民朱鳳妻胡氏夜績有蠍常緣坐閒如相
伴狀其夫一日見之懼妻爲所螫以簪貫之胡
氏即心痛不可耐取燈燒蠍胡氏身如燎火投
蠍水中妻復寒噤鳳竟蹴蠍死妻亦氣絕

尹耕朔州人舉進士能文有吏才諳事分宜相
知河間府庚戌變後自召兵三千爲備多科及
良子弟有十八人不從陰以事鉤致斃之獄中
同年王某家居父耄而顛一日至府言子不孝
耕即誘之曰何不具狀立遣刑吏爲代具捕王

拷訊不移日死杖下爲王家所愬請戍撫寧衛居無何遂病體腫合目即見十八人及王來索命衛翟舉人其門生也請脩醮七晝夜禳之越五日矣偶欲食牛羹甚急衆以齋事未畢不可殺生不從牽牛付屠不能待令先割髀数片作羹而後宰之羹尚未熟坐牀上見牛來觸其脇一觸即成二孔如角傷狀前後觸孔二百餘呼一聲孔即血出獨翟坐其側見之不敢侵每呼翟公救我少得假寐膿血潰潰牀第穢不可聞翟

乘間避去諸鬼畢集大呌數聲而絶
成化十九年三月晦粤宜山縣書生韋䕫與友
四五人群飲宿於齋中夜半䕫起便旋怪其無
呼吸聲呼之不應索之不知所往視門窓鑰鍵
如故外戶皆未啟也翌日遣人遍搜無所得越
三日始于都指揮彭瑛墳中得之病如中惡不
能言灌以湯藥數日始甦云是夜有二鬼入齋
挾之從窓櫺出復從雉堞堞眼內出城至一處
但見第宅宏敞不知所在置我於案卓上云有

彭將軍者時遣人相聞諸兒嬲戲久之聞人喚聲兒驚欻去不知所之

廣西河池州近山地有牧童十餘人相聚嬉戲或歌或舞或吹笛頃之見山半一人長可二丈面濶三尺許長倍之披髮烏喙背有二翼俯視群童爲樂嬉然而笑少問垂舌長過其腹群童驚怖散走其人能夷語連呼曰合合合勿驚勿去仍擲果餌以啖羣童童復聚而歌舞吹笛其人喜拊手大咲聲震林樾已復垂舌如故久之

乃去不知所之

嘉靖間粤宜山民曾鑾狀貌魁梧事母不孝無禮遇母食必尅減以遺妻其妻悍過於夫日詈其姑甚至夫婦逓加毆擊母老矣唯一子愛之甚不以語人也一日烈風驟雨雷火焚其室左右隣俱無恙母有髻挂竹壁上壁灰燼而髻不灼將鑾夫婦懸之半空頭髮直上似有人提之者所居地裂成縫雷神如猗雞形鑽入裂中者不計其數須臾而霽夫婦自空中墜下視之尚活

但肌體焦爛不能語食三日而死

應才字之劭錢塘人與紫虛觀太無道士交好道士患風疾應徃省之還寓得疾暴卒道士不知也夜將半忽呼弟子謂曰適夢本觀岳祠前見一吏二卒押應秀才及一女人手持公文吾取視之其文曰嘉興城隍爲陸小蓮溺水事寃屈未伸今要應才并妻楊氏同解岳祠取問吾詢其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也應才取爲婢稍長與私通其妻妬箠之甚酷陸赴水

死事當究治翌日亟遣人往視之則夫婦同日死矣

歙縣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其妻勸之置妾乃之蘭溪有人負貸鬻其妻紿翁曰妹也買之舁至館婦泣不已翁曰吾家薄有貲產娶汝以畜繼嗣勿憂饑寒也婦愈悲不自勝翁怪之問曰鬻汝者誰曰吾夫也夫有逋於富家催逼無計故賣妾以償耳翁亟令舁還之不取其金且別與之金以爲生計夫婦感泣

翁歸又二年其妻生二子人以爲陰隲所致乃
命其子長曰陰次曰隲
弘治間福安書生言敬日夕出門遇女子哭道
左逼而視之姿容妖冶生駭悅問其所以荅曰
妾鄰村女也父母以事見譴投水被勸欲歸失
道願得君子而從之生喜携歸齋中綢繆數夕
女曰父處恐人知覺妾不足惜抑亦累郎遂與
别臨行贈繡鞋布帨曰善藏之他日不復相見
見此如見妾也生歸以鞋帨納書笥中自誇奇

遇頃之就浴仆於盆中家人捄之始甦神惚惚如病狂父母扣知其故發笥視之鞋則二竹籜悅乃楮皮耳焚而棄之巫爲禳謝久之乃差

泉山漁溪洋漁者夜聞人呼同捕魚遽持網至溪邊微月陰風寂無人跡水中見一物若豕正黑呼曰汝速下水漁知其爲怪也亟下網舉之重百餘斤束而負之歸家取火燭之乃一大蝦蟇也殺而投諸河

國初長汀崎堄張信八夜夢二人至其家曰我

福寧大金人張勝也汝前世與我共飲酒肆中毆我父子俱死死覓汝數十年不獲今乃在此耶遂執至龍亭遇崇福寺僧德廣鮮免覺語妻曰吾死矣次日遂恍惚病狂迨夜即見夢中二人復至曳出中霤七竅皆封以泥妻覺拭之愈又一日出采薪久而不歸妻往視之則已死於樹杪手足皆爲藤蘿所束

萬曆辛巳福安洪水漂邑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屍漂至黃瀾坡一無賴子遇之裂其耳取金

環截指取金戒指更有金鐲腕漬腫不可脫舉刀將斷其臂臂忽自舉搏其面一臂束其腰牢不可脫其人驚怖即伏地死

宣德五年七月閩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福寧十三都青岩下令藥魚煉巨石投水中爆烈俾魚驚出是日有道人來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三分覺成不從齋以菜飯而去明日下藥石魚蝦盡死中有黃鱔大數十斤剖其腹所食菜飯猶在覺成遂驚怖成疾常見水族無

數競來索命嚙其四肢肉盡腫潰十餘日死
梅尚法者福寧之二十八都人爲州總甲貪暴
異常占人田産不下數十人憚其惡莫敢誰何
州報重役則遍索鄉人之富有力者必饜其欲
而後他適十餘年間遂致巨富竟以冒領賑濟
銀被訟死獄中一子病死至冥司見父受剥無
完膚取其子肉以足數子不堪痛楚願嫁妻以
償錢絶而復甦以告家人次日竟死踰月妻亦
死遂絶

萬曆間福清林丙卿者性俶儻喜施與伎女劉鳳臺狎甚驩遂納爲側室無何丙卿遊吳越劉在家鬱鬱成疾卒林哭之慟刻玉爲主出入懷袖作詩題其上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遶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皃與香魂都在此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後丁酉歲林游粤西爲盜所殺沉屍於江盡掠其貲去告官緝捕杳無踪跡

林君茂槐與林善爲梧州司理一夕夢婦人披髮稱冤心疑之因鞫他盜贓物得玉圭大駭曰此吾友林丙卿物也何得在此因窮訊盜具陳始末弃於江邊得林屍葬之時以爲異

萬曆乙未閩孝廉黃大有游嶺南過肇慶憩一僧舍月餘僧畜一白猫甚馴黃愛之嘗投以食臨行就僧乞得之携與俱出愛之逾甚無何黃生爲盜所殺沉屍江濵僅有一僕走歸肇慶上下陳牒告捕三月餘不可得僕方晝坐肆中忽

見白猫齗斷索投其懐驚異之祝曰汝果爲主故物知主冤狀者可導我行猫即奮躍前導三里許至一米肆几上伏焉僕問肆主曰此猫買自其人常縶室中不知何故嚙索而逸冤其責主則素行多不逞於是告官捕之究問具伏而屍不可得比歸舟次僕方頮面一巨鯉五尺餘躍入舟中復躍而出心異之泊舟淺處命人撈取果得屍焉

嘉靖丙寅馬大司徒森督漕淮上一夜夢儀衛

葆蓋甚盛來迎公問之對曰福州城隍來請公
耳公曰我陽官也冥司何爲召我對曰未也茀
請公相見叙次此中城隍一歲一遷凡十五遷
始到公耳公頷之聲喏而散至萬曆庚辰公謝
世相距政十五年也
閩林公應雷爲兩淮都轉運歸閒坐山齋中齋
前有太湖石一片自東行至西心悪之無何得
疾卒諸子欲碎此石時族弟比部郎有臺惜之
遂丐以歸列之亭中又十餘年一夕月夜與夫

人對坐譚及是事頃聞庭下有聲視之則石行也林大驚怖次日無疾而卒石遂爲族人所擊碎

余友王粹夫所住宅是國初時營造堂中置巨櫈二東西相向殆二百年王世族食指繁盛有死者必取櫈就殯歲久爲祟入夜輒自行或相向對舞馳驟如馬每行數日間輒有死者萬曆丙子秋夜僕人王有祿獨處外屋聞庭下有木石聲穴窻窺之月色如晝二櫈出於階下東西

奔逐戲躍百態踰時不止有祿潛握利斧突出擊之攙見人來便屹不動有祿取斧斫擊數十下舁還故地自是怪漸息然猶深夜於中堂動響不能出鬬矣甲辰春爲族人借其一不還易一新者與相對自是不復爲祟

閩布政司前鼓樓上有二木人久遠不知年代時變爲人行至市上遊戲或出錢買菓餌翌日視之皆楮錢也嘉靖壬午夏有泉州掾入司投公文司門未闢暫憇樓下見二木人語云今日

辰時有仙人持蓮花自南門入是呂洞賓也吏大開言遂匿公文不投直出南門果有一道士獎衣草履持蓮花而來吏人拜跪求度道士曰汝可合眼道士噓氣吹之身輕上浮漸入雲際瞬息一陣風起而吏墜地開目則道士不見城郭人民皆不相識詢之乃湖廣岳陽樓下也吏大哭曰道士悞我市人以爲恠執至官吏具白其事出懷中公文字畫猶新知其不謬乃移文送之至閩月餘方得達家

嘉靖己未倭奴寇閩殺掠無算閩吳山林氏女許嫁宋氏未聘而夫婦同被掠兩不相識夜半羣賊睡熟各通姓名兩人知爲夫婦相持飲泣女以金珥贈宋宋貧無物解襪帶一隻遺之約曰今生倘有見期無相忘也次夜賊以長繩繫宋舟後女竊操利刃斷繩宋得越他舟逃去賊以女歸配與帳下蘇泗爲妻蘓亦泉人被掠者也居三十載生二子然每持襪帶輙慟哭移時泗知其故心亦義之萬曆丁亥海估巨船自日

本來泗夫婦附歸至南臺萬壽橋林氏手持襪帶備陳始末號哭道周觀者如堵忽有斑白老人躍出曰吾宋某也相向擗慟絶而復蘇一時數千人無不爲揮涕者蘇泗曰吾所爲百計圖歸者爲此帶也今天作之合矣卿有故夫吾亦有故妻請從此辭遂挈二子還泉而林竟歸宋借老焉予友陳汝翔目擊其事爲作襪帶歌不具載

劉夔建寧人少爲諸生素負膽氣一夕篝燈讀

書聞戶外有聲厲聲叱之不應須臾燈暗有巨
手藍色毛毿毿然從窗隙入爲剔燈劉遽起執
其手以朱大書花押其上斥使去鬼手不能縮
哀鳴曰告侍郎乞去所書押劉取水滌之鬼稱
謝而去劉後果爲侍郎
閩陳太常聯芳有子婦黃氏笄時繫身一帕愛
之逾三十年夜挂榻上輙悉窣有聲初亦不疑
爲恠久而益甚如人排榻聲就視無他物唯餘
帕在始疑之次夕復然乃取刀斫數下中有鮮

血數滴焚而棄之遂絕

國初姑蘇閶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有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兒來及況公鍾爲太守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

山東藩司釀露酒以餽賓佐一功曹王其事如是有年矣嘉靖壬午春忽所餽者泥緘如故而皆空罌且以語諸寮皆然疑吏乾沒白之左伯左伯撻吏吏稱冤不伏至秋釀時吏每夜至酒

室覘之一夕見老翁鬚髯如雪以口就甕咂吸心知爲恠翌日廣市燒酒和之以蜜設大缸滿其中夜復覘之見老翁又至喜而就飲須臾大醉蹣跚而出跡其所之至千佛山下荒塚中臥不能動吏募人擒歸內巨甕中以火烹之一晝夜恠於內哀鳴曰我狐也得道已千餘歲聞君有佳釀故爲不速之客何忍相殺乎吏不應頃之又呼曰我有丹已成更百年便當上昇矣君舍我出我當以丹并方與君吏亦不應乃大號

哭曰口腹爲累隱入徑藥反爲釜中之魚悲夫
後一晝夜聲始絕開視但一蘗毛耳事聞於官
左伯大怒杖其吏而黜之
嘉靖甲子福清書生韓夢雲教授於藍田山中
中途見枯骨一具憫而藳土掩之且爲文以祭
是夜宿齋中忽一女子欵門而入曰妾楚人也
姓王名秋英元至正間從父之任道遇強寇義
不受辱而死殘骸膏野二百餘年矣獲遇君子
有心得歸黃土摩頂至踵莫知爲報檅骨游魂

不足以汚枕席唯是與郎有夙世因緣懼逆帝
命不避桑中之醜躡踵相從郎無疑也袖出彩
障一幅遺之題其標曰萬鳥啼春自是數日一
至綢繆好合荏苒歲餘產一子遂與韓生聯轡
還家生妻無子聞之亦喜乳而字之聞者頗多
門幾如市女謂韓曰耳目襍遝不惟玷妾亦恐
不利是兒妾當歸楚寄之楚人後十八年圖與
相見未晚也遂抱兒擘兎騰空而去時楚湘陰
有黃朱橋者豪家也夜聞叩戶聲視之有嬰兒

卧地褻以白衣血書其上曰血書尺帛畀孫
送與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甲申爲日
丑初時閩生楚長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
道螟蛉雖類我恩深還有報恩時末書十八年
後閩有韓夢雲來此其子也黄得兒甚異之育
爲己子至萬曆壬午韓忽得女書曰兒寄湘陰
黄朱橋令弱冠矣君無意乎妾請爲導次年韓
生決意楚行出門登舟則女已先在矣與同寢
食他人莫見也至湘陰見黄相與語前事黄大

駭曰兒誠有之爲名鶴算已授室矣命出見父父子相抱慟哭幾絕欲與還閩而黄及婦家皆持不可留連數十日竟灑泣而別女復隨生入閩至癸巳歲忽謂韓曰妾以冥數獲事巾櫛寵幸極矣今夙緣已盡請從此辭郎好自愛韓生舉家驚怛留之不可置酒爲别旋盼之間遂失所在韓生號慟如喪伉儷爲之設位成服受弔生今尚無恙也

正德間流賊掠蒲臺里民彭朝之女年十七歲

欲汚之不可斷其臂而死賊以臂擲房屋上手
擲起一尫監蹹時而不仆
新都黃山多石洞洞空無人一日樵者遇暴風
雨避入洞洞中先有雷公見人奮擊而出其人
顛怖幾死又聞廬山有一古木空其中有人避
雨入焉亦遇雷公擊出
固安李孝廉者忘其名年四十餘得病死死之
日其姻家母劉氏亦死劉正出浴中風倒地通
身無衣似夢中有人持繩鎖之行至中途遇李

衣冠甚偉騎大馬兩僕控之劉見羞赧伏路傍李遥見之謂鬼使此何爲對以大王處分李厲聲叱曰且放去鬼使解其繩劉遂得活具說所見如此命急取衣衣至着之便亡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泗水縣白石庄牛生子二首五蹄一尾其一蹄在胸前

餘杭女子石氏自畜一白鵞甚愛之經十年許鵞忽化爲白衣少年夜來私之心知爲怪而不能卻如是月餘以告其母母教以匿其衣物爲

記至夜少年復來宿至夜半女取其所戴黑幘
匿席下臨行遍索不得倉皇而去及曉驗之乃
鵞嘴𦂳也呼視家鵞口畔流血淋漓亟殺之從
此怪絕

塵餘卷之四終